

# 甲午战争海战评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

一九五七年三月 北京

## 前 言

本文摘譯自日文『二十七、八（1894、1895）年戰爭海戰史』別卷一書。該書內容為英、法、德、俄、美等國軍官對甲午（1894）戰爭海戰的評論。本文是俄國海軍大尉格拉德於1895年寫成，發表於1896年俄國海軍雜誌上。后被日本海軍部譯成日文，蒐集在該書中。當譯成日文時是否有所修改，尚不得而知，特向讀者作一交代。

本文敘述了甲午戰爭海上的戰鬥行動，其中包括海戰的開端、經過、結束和經驗總結等。在今天看來作者的觀點雖然有很多是正確的，但是由於軍事科學的飛速發展，因而也有不少已經陳舊失去了現實意義。另外，在評論方面或許有欠公正之處，希望讀者注意並批判地閱讀。

刊印此文的目的是為了使讀者了解甲午戰爭海戰的梗概，吸取那些有用的部分。特別是把那些失敗的經驗作為借鑒，以免重蹈覆轍。在今天中國海戰史料極其缺乏的情況下，本文對研究海戰史可作參考。

海軍司令部

一九五七年



## 一 开 端

远东二大强国即中国和日本間的战争，已于1895年的春季結束。这场战争之所以引起各国的关切，是因为恐怕战火蔓延到欧洲去。其中海軍軍人之所以更积极地鑽研这次战争，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們認為中国和日本在海上遙遙相对，兩國在交战中，海軍的勝負成为全局的關鍵所在。專家們依据战争的經驗，都想解决在技術上很多重要的專門問題。

中日締結和平条約已經一年，当时的热烈的战争气氛已經消失了，現在是說明战役中在海上發生的事情，并加以公平評定的时机了。因此我才在复杂的报导中加以精确的區別，引出那些可以置信的部分做为評論的根据。

我們首先要批評的是日本伊东中將和中国丁提督兩將軍的措施。

伊东中將是以战胜者的姿态凱旋了；丁提督則不堪战敗的耻辱而在派遣軍使遞交降書之后就从容自杀了。

不消說，成功者是会引起人們崇拜的，看看关于本战役的記事就可以明白了。一些讀者認為，日本軍的行动全部是适当而正确的，他們連一些微小的过失都沒有，甚至有些完全不得不看做为过失的也觉得是深謀远慮的結果。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不容置疑的是报导的来源主要出自于日本。若这样成見地看問題，那么便不免得出日本軍是

战胜者，我們應該學習他們的办法这样危险的結論来了。

俗語說：『战胜者不会受到裁判。』我認為这样的格言，有时仅在战胜者本国才可說是正确的。在日本是可以称頌伊东中將，对他的过失毫不介意，这是因为日本是着眼于战役的結果，而毫不注視战役进行的如何。但若想从这一战役得到有益的教訓，那就沒有必要来問战役的結果如何，而只須知道用怎样的方法来取得这样的战果了。

因此，对所謂『战胜者不会受到裁判，死者不会感到耻辱』的俗語，暫且不必去理会。讓我們將敌对双方的行动加以最公平的評論。因为这就是要指出將來應該怎样做，或不應該怎样做，借以总结經驗的唯一方法。

在开战前，兩國海軍的現实情况是：中国海軍除魚雷艇外，从艦数說，差不多兩倍于日本海軍，从拥有战斗力的軍艦來說，双方差不多相等，即各有二十只左右。中国軍艦大半是旧式的，装配近射程的炮，反之，日本軍艦是比較現代化的，且經過最新的技術改良。艦种的优劣是如此，在官兵的素質上也有差异。日本最好的軍艦，虽然依靠欧洲供給，但軍士以下的訓練無須外国人的帮助；尤其重要的是他們的軍官平时关心海軍的进步和發展，致力于实地的研究，兢兢業業地执行他們的职责。

与此相反，中国虽然投入若干資金，一度創設了它的海軍，但認為这就够了，好像不必再去煩心了。他們認為欧洲人不仅可以供給軍艦，还可以供給革新艦船的知識。因此对于海軍的問題毫不介意。其次，日本海軍遵守统一的条令，行动一致；而中国海軍則分隶于数个总督，任凭各总督随意統御，各艦队除挂着同一国旗之外，互相間缺乏有机的联系，至于艦上的軍官也有問題，他們不想鑽研

自己的業務，以求進步，克盡其職責，其中有的还把重大的艦務責任委托于無能多欲的歐洲人之手。

在我們提出关于战斗的进行和战略的見解时，且不說战斗的詳情，而先談本战役战斗进行的梗概，并想研究在战斗时应该怎样行动才能适合于战略的要求。

所謂战略要求，并不是說，战役中有取得胜利的一定原則。这是应该首先請讀者了解的。因为这样的原則無論如何也是提不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战斗狀況千变万化，不存在固定的形势，因此主觀上所期待的效果是不能得到的，而需要随机应变。但是有一个能够預先确定而且也必須确定的东西，这就是要确定运动的大着眼点，即竭尽全力以圖貫徹的大目的。这个大目的經确定，其达成方法的选择、机会的利用、兵力的支配等等，完全取决于統御全軍的主將的指揮艺术如何。如果这个大目的选择不得当的話，那末主將無論用怎样的智謀，也將在中途徬徨，或者在消耗許多兵力和精力之后，仍然得不到一点收获。因此預先确定一个正确的目的，然后使自己的行动始終和它一致，这是極重要的一件事。如果不这样做，被种种事情所牽制，那末虽然暂时可以取得微小的胜利，但把为实现这个大目的所需要的主力大大地减少了其应有的作用。由此看来，所謂战略要求也就是指在战斗的行动中的大目的而已。

战争是国家为貫徹其政策上的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因此国家当开始战争时，就向某某方配置兵力，指定戰場，并指示其大目的；然后陸軍司令官或艦隊司令官，在作战中，始終以国家所指示的大目的为主，而采取独立行动；但战斗应完全在战略指导下进行。海軍战略的应用，是通

过作战中的艦队运用而实现的，即在作战中，海軍兵力的配置，战斗要素的准备等等。至于实际的行动則属于战术范围。

现在就中日战争过程中海战的进行，举例来说明海軍战略。这里先說开战时的情形：原来中日間糾紛起因于朝鮮对中国有隶属的关系。日本方面久已垂涎朝鮮，处心积虑地要把它攫为己有，这是無容置疑的。在这以前，1885年中日兩國互相締結条約：『如果朝鮮有内乱时，兩國各派同数的兵力前往鎮压，但至軍隊駐扎完全沒有必要时，就須全部撤回。』当时朝鮮人民常常因为一部分統治阶级的殘酷压迫与剝削而生活非常痛苦，因此不断地起来反抗。在日本和中国締結条約时，就已經为完成它夺取朝鮮的宿望打下了基础。到了1894年5月，朝鮮南部人民蜂起反抗統治者，而前往鎮压的官兵武器非常不好，且紀律極坏，因此屡战屡敗。于是朝鮮王朝向中国請援，中国就派了一千二百名的軍隊到牙山，同时日本也就急派一支強大的艦队到仁川及陸軍四千名随着登陆，并逐漸增加到一万名，随后还占領了朝鮮首都汉城，并在通往汉城的河道上布設了水雷。中国看到这种情况，就提出抗議，說日本違犯了1885年的条約；但日本对此置之不理。这时日本热望战争的意圖就更加显露。到了1894年6月下旬，形势更加紧张，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日本的政策是要把朝鮮做战場，把掠夺朝鮮作为它的大目的；至于侵入中国只不过要在北京締結和平条約，做为巩固它所掠夺的一种手段罢了。日本要向朝鮮出兵，海上是必由之路，因此兩國海軍的大目的，除爭夺海上的控制权以外，再沒有別的。如果日本海軍一旦达到这个大目的，那末日本政府宣战的大目的是不

難貫徹的。所謂海上的控制權是什麼呢？就是使敵艦隊不能在海上活動，而本國的艦船毫不感到危險地自由地航行。簡單一句話：海軍的目的在於歼滅敵人的艦隊。其餘的任務只不過是些枝節。如果舍本逐末，對於大目的的貫徹有時反而有害。

由於兩國海軍的勢力相等，因而制海權問題就不能輕易解決。所以日本在決定進行戰爭以後，還不斷地利用平時權利，盡量向朝鮮增派更多的軍隊，故意延遲宣戰日期。正因為這樣，日本在宣戰的當日，即1894年8月1日，已經有二萬的兵力登陸朝鮮了。如果中國早察覺到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而先於日本宣布開戰，那末日本將措手不及，且戰爭的準備也無從部署了。然而中國之沒有遠見，早已為日本人所估計到了。

中國海軍的主力（丁提督所率領的全部北洋艦隊），當時已集中在威海衛。這對於向日本沿岸或朝鮮與日本間海面的活動是一個不方便的位置。而且還從廣東艦隊中調撥了五艘、上海艦隊中撥來幾艘，作為艦隊補充的艦船，使該兩艦隊所留下的僅是海岸防禦的艦船。其它小艦所編成的小分隊，則屬於某提督統轄，泊於仁川。艦上軍用品的供給，非常遲緩，有些在宣戰後很久還沒有收到補充彈藥，並且還有連武器都沒有的。因此還能說得上什麼戰鬥準備、實彈射擊、操練等等呢！丁提督知道日本艦隊差不多都是由巡洋艦編成的。因此便請求發給榴彈（以榴彈代替穿甲彈），但又被軍械局負責人固執地拒絕了。

日本艦隊除小分隊泊於仁川外，其餘都集中在佐世保，盡力進行戰鬥準備。現在根據伊東中將的報告：『艦隊所屬各艦連日出海進行戰鬥射擊演習，或用十只小火輪編成小

艦隊，使各艦長就在艇上研究布陣方法，有時又分成兩個分隊，不做沖角攻擊的運動，而講究避碰的方法。』這就是因為日本艦隊由不適于沖角戰的各艦所編成的緣故。在小火輪上，用步槍代替大炮，也許想在硝煙之中來熟練艦隊的操縱術。當時在朝鮮的日本軍隊集合在漢城，中國則以小隊駐紮在牙山，主力則駐紮在平壤。那時日本軍部接到了一個報告：『中國想用三只商船，運送陸軍到牙山。』如果這個報告是事實的話，那末一旦宣布開戰就有被敵人夾擊的危險。于是日本軍部就認為在中國兵未到之前，為了穩操勝算，應該進行突擊。它就在7月23日首先出其不意地襲擊了朝鮮王宮，活虜了國王，以斷絕王室和中國的往來，又于該日以一支強大的軍隊開往牙山，乘中國援兵未到之前，占領了該地。當天日本艦隊也接到由佐世保向仁川出發的命令。

當時，中國已用三只商船載着陸軍，由大沽向牙山出發了。其中二只已平安地到了該地，并且登陸完成了。次日（25日）拂曉，日本第一應援艦隊，已由佐世保開到該港，遭遇了由老式巡洋艦『濟遠』、魚雷巡洋艦『廣乙』和無武裝通報艦『操江』所編成的中國一支小艦隊。兩艦隊之中，究竟是誰先開的炮？他們都推諉于敵人，因為無從查明，到現在還不能明白。但是推想起來，還是說日本艦隊首先開炮較為適當。為什麼呢？日本艦隊之所以由佐世保出發，是因為日本陸軍已決定襲擊朝鮮王宮，并且艦隊也于同一天向牙山出發，因此就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想像艦隊所接受的命令和陸軍所接受的命令完全一致，即：『如果獲得機會，即使在宣戰以前，對中國就可以加以炮擊。』至于說中國首先挑戰，那不能不說完全是無謀之舉。因為問題很

明显，当时日本巡洋艦四艘中的任何一艘都能够抵当中国这一小艦队的。由此看来，日本艦队沒有受到泊在威海衛的中国艦队的威胁而輕易地阻止了中国军队在牙山的登陸。

福利滿特尔中將(英国人)說：『在世界輿論上傳說：中国巡洋艦「济远」，在1894年7月25日，首先向优势的日本艦队开炮。于是日本人就更加夸大。但依我所見，在这种情况下，即开战的初期，不如說中国人的說法倒是正确可信的。』

后来的战斗除單純的厮杀外，就沒有別的了：水雷巡洋艦『广乙』受了重伤，不得已擱淺了；無防御力的『操江』，最初听到炮声就降下軍旗，后来终于被捕获了。独『济远』幸免于击沉，帶着惨重的創伤回到了威海衛。那时日本艦队又遇上了裝載中国军队的第三只商船，管該懸挂着英国国旗，因为拒絕投降，就被轟沉了。

由汉城出發的一个日本支队，这时突然襲击了牙山。日本軍的策略，虽然很适合它的意圖而着着奏效；但就这样的策略而論，它决不是日本軍的名譽。

到了8月1日，日本才發出和中国宣战的布告。伊东中將到这时候为止，已在朝鮮沿岸完全采取了独立行动。但是此时作为中將來說，應該把大目的放在制海权上，即：把艦队开到当时中国艦队停泊的威海衛，即使不开灭它，至少也应该采取封鎖的方法。如果这两种办法，其中有一个得到了成就，那末日本輸送船的航路的安全，就能得到極可靠的保証；并且可以仅用小型艦若干只編成的分队，就能充分地由朝鮮沿岸截断中国輸送船的航路。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艦队，被封鎖在威海衛，就不能执行护

航的任务了。但伊东中將却率領全艦隊徘徊于仁川附近的海上，一味致力於妨害中國陸軍的登陸。這不是舍本逐末還是什麼呢？在中將的報告中，雖然說是向威海衛派遣了偵察艦，但進行偵察是否適宜，還是大大的疑問。當7月26日受傷的中國軍艦『濟遠』到達威海衛後，中國全艦隊為搜索敵艦隊而出海巡航了三晝夜，因天氣不好，恐怕小艦和魚雷艇經不起風浪就回到威海衛了。不久之後，中國艦隊再從停泊地出發到朝鮮西南岸，因為接到開戰的宣告，丁提督於8月3日重新回到威海衛。在該地接到了如下的命令：『避免出擊，務必保存艦隊，用以防衛直隸海灣。』因此，丁提督雖然出海巡邏了兩次，但終於沒有和敵艦遭遇。然而他的意圖是想擊潰敵艦隊，以取得海上主權，這應該說是正確的行動。可是伊东中將對中國艦隊的出港毫無所知，這就可能使自己的艦隊陷於中國艦隊不意襲擊的危險之中。8月10日，伊东中將曾企圖向威海衛的炮台和停在該地的中國艦隊予以不意的炮擊，恰好在港口遇見了英國軍艦，尽管是在日出之前，英軍艦還是放了禮炮，因此，日本艦隊的行動就為中國軍隊所知，而它的企圖也就成為泡影了。當時英國舉動還是偏袒中國的，所以這就大大地引起了日本人的驚訝。

關於該事件的内容，福利滿特爾中將自然是一句話也沒談。中將的報告說：『8月10日，伊东中將率領由22艘軍艦組成的艦隊來到威海衛的前面，並對該地炮台進行了短時間的炮擊，而炮台也予以還擊，但中國艦隊當時不在該港停泊。』

此時日本的陸軍，已乘勢前進了。但是，要進入東北就必須先通過大同江和鴨綠江兩大障礙；如果還要繼續前

进，就必须先占领威胁着侧面的旅顺。中国想在大同江阻止敌人前进，所以已据守了平壤要害。该城建筑的坚固，早已为日本军所知，因此他们知道，若只用驻扎在朝鲜的兵力去攻取，力量不够，难以取得胜利，所以就把攻击平壤的任务，延期到国内援兵到达时再执行。但是一旦宣布开战，在陆军运输上就必须大加警戒，那是很自然的。为了和乘舰赴朝鲜的司令官山县上將一同护送陆军到仁川，伊东中將奉召回国。其他兩支日本陆军都已完成在釜山、元山的登陆。

在这里，我們不能不談到元山在战术上的重要性。該地距平壤約90哩（145公里），日本陆军在这里登陆，实在是出乎中国军队意料之外。由元山到东北，里程最近；而且，从元山迂迴平壤要塞或向它侧面攻击，都很方便，并且在該地登陆比起釜山要安全多了，絲毫沒有被中国艦队襲击的危險。

日本为要护航，把伊东中將的艦队召回本国，这不能不說是件奇怪的事。日本怕中国艦队嗎？伊东中將如果一旦把中国艦队封鎖在威海衛，那末輸送船即便是在極少数护航艦护衛之下航行，也是沒有危險的，这和用全艦队来护航而在海上还要遭受敌人襲击的危險对比起来，就可以看出这两者的利害相差如何了。这时如果中国艦队出动，截断了日本海上交通，那末勝負究竟归誰，尙屬疑問。但是中国艦队因为受了严重的創伤，不得不归港修理，因而日本輸送船得以無事地到达了仁川。因为掩护許多輸送船，艦队运动的自由就受到限制。把这个和封鎖战略作一比較，那末，封鎖战略在获得胜利上是有高度优越性的。然而日本艦队对这点極不注意。不能放手运用自己的艦队去实现

自己的大目的，即歼灭敌艦队，反而以此服务于次要目的——护航上了。如果当时对想达到的大目的坚持不懈，那末次要目的就很容易达到。

日本艦队和輸送船，于9月12日到达了仁川港。陆軍的登陆是在第二机动艦队掩护之下进行的，主力艦队依然还在海上。等到陆軍的半数完成登陆以后，伊东中將派出軍艦二艘开往威海衛偵察；自己为了支援平壤的攻击，就率領艦队到了大同江口。

野津中將沒有等待山县上將的主力軍到达，于9月15日就开始攻击平壤。据我們參謀本部某軍官的評論，虽然野津所采取的行动可能会遭到失敗，但中国軍隊在一击之下，即行潰走；日本軍以極少的伤亡占領了平壤。当时駐在平壤的中国軍隊的指揮权不是集中在一个人的手里，据说：『兩万的軍隊由三个將官商議来决定它的运动。』由此可以想見他們軍容的一班。

日本艦队所采取的錯誤战略的結果逐漸明显地表現出来。

中国政府感到陆路运兵过于迟緩，就想由海道輸送。因此命令丁提督率領艦队到大連灣，护送輸送船。于是沒受到日本艦队封鎖的中国艦队，于9月12日（即日本伊东艦队和輸送船到达仁川的当日），悠然自在地出港，次日（13日）到达了旅順口。这时候丁提督并不拘泥于他所接受的命令（避免出击），他打算在护送輸送船之先巡航朝鮮沿岸，襲击日本艦队以掌握制海权。到了全艦队快要起錨出航时，忽然接到电报說：『威海衛海面出現了兩只日本軍艦。』

依据規定的日期，有一艘裝載軍用品的輸送船應該于

9月14日到达威海衛。丁提督怕該輸送船被敌艦截获，便決定把艦隊开到威海衛去迎护該船。但是到了該地之后，連一只敌艦的影子也沒看見，在山东角附近来回巡航到14日午夜。15日艦隊又回到了大連。因为在大連接到了平壤敗北的消息，知道陸軍的輸送刻不容緩，因此只好暫時擱下对日本艦隊的搜索。

9月16日午前一时，艦隊首先出港开到海面，輸送船于一小时后起錨，靠近海岸航行，午后二时，都到达了鴨綠江口。于是在若干軍艦掩护下，輸送船溯江上駛，陸軍在江边开始登陸，艦隊則在海上停泊，担任警戒。

日本艦隊如果不固执于次要目的（指护送輸送船）而專一地追求歼灭敌艦的大目的，那末，中国艦隊就一定不能出港去护送陸軍。伊东中將到达大同江口后，虽然接到日本公使的通报，知道：『中国陸軍要在北岸某地登陸』的消息。但还不知道中国艦隊的出港。9月16日率領本队和第一机动艦隊由大同江口出發，搜索敌艦，到了17日晨，不意同敌艦隊遭遇。

激战五小时后，中国艦隊損失了四只軍艦，其余的軍艦也受到严重創伤，向旅順口撤退了。日本艦隊在这次海战中一只也沒有損失。但却沒有追击敌人的勇气，以致讓鴨綠江内的中国輸送船和軍艦無阻碍地向相反的方向撤退，得以平安地回到旅順港。由此看来，中国艦隊尽管受了惨重的損失，但終究能够掩护陸軍完成登陸的任务，而日本艦隊却始終沒有能够加以阻止。于是日本艦隊又回到大同江口去了。日本艦隊配有修理船和供应船，除了受了重伤非得开回本国修理不可的若干艦船之外，其余的都能在一周間結束其修理工程。这时由

于中国艦队还不能出海，伊东中將总算一时掌握了制海权。現在如果从战略的要求來說，中將的任务在于巩固該主权的掌握。为此，第一个紧急任务就必须把撤回旅順港的中国艦队严密地加以封鎖。况且当时为了攻击旅順，第二軍已經編成了，并且已通知了伊东中將，那末如果旅順由陆上攻克了，則中国艦队豈不陷入日本軍的重圍了嗎！但是伊东中將却只沿着海岸为前进的陆軍由某地向某地运送粮食；或从事于鴨綠江口的測量；或偵察選擇第二軍的登陆地点等等，好像始終以艦队全力追隨次要目的而活动。看来伊东中將認為只有用主力才能把敌艦封鎖在旅順港，如果仅用少数艦只，那是無济于事的。因此，中国艦队就在十月中旬完成了船艦的修理，得以由旅順开向威海衛，会合由南方开来的各艦。这一系列事情的發生都不外由于沒有封鎖的結果。

倭倖落在日本艦队手里的制海权，由于伊东中將誤解了他的艦队的任务，就沒有产生应有的效果。并且伊东中將对中国艦队的出海連做梦也沒有想到。为什么能这样說呢？因为那时由二万五千人編成的第二軍，分乘五十只輸送船，由广島向朝鮮出發，沒有一艘軍艦护航。这批陆軍于10月8日平安地到达了大同江，虽然这是事实，但这不能归功于日本軍的計劃。如果中国軍当时稍微还有些优势的話，恐怕忽視海战原則的日本軍隊，就要遭遇悽慘的命運。退一步說，如果遭遇由若干艘快速艦編成的小艦队，那么第二軍的命运不是很糟糕么？

日本的輸送船在大同江和艦队会合，并在艦队的掩护之下，开向花园口登陆地点，于10月24日开始登陆。到11月6日和8日兵不血刃地占領了金州和大連的炮台，因而

截断了旅順和陆地間的中国军队的連絡。

日本陸軍于11月25日，又輕易地占領了在鴨綠江畔的中国军队的陣地，并又占領了安東县，因此，日本第一、第二兩軍就完全連絡上了。在这以前，旅順經過微弱的抵抗后，于11月21日被日軍占領。这样，日本陸軍不仅为海軍在戰場上获得了最好的根据地，而且該港的巨大船塢和工厂設備以及所儲藏的大量軍需品，也归了日本軍。

在这次爭奪旅大的战斗中，陆战方面，差不多不配叫做战斗。我国一个參謀軍官批評說：『这次旅順所發生的事件，很难叫做战争，它不外是純粹地一种战斗演習罢了。』因此，該軍官虽然称贊日本軍隊組織完善，但沒有一句話談到它的战斗的优点。大約是沒有实际表現的机会罢。

由于旅順这样容易地落在日本軍手里，日本軍必定懊悔沒有把中国艦队捕获到手。以致下一步計劃向大沽和北京进军时，便感到停泊在威海衛的中国艦队的威胁，于是便想先击潰它，这才决定了向威海衛进攻。

当时中国艦队究竟做些什么？为什么不开出停泊地去妨碍橫行在黃海上的日本海軍呢？对于这样的疑問，我們不躊躇地用下面一句話来答复，即由于丁提督也和伊东中將一样，不了解自己的任务。換句話說，就是由于他只認為防御威海衛是自己的唯一任务，而忘記了他的大目的是对付敌方的艦队。如果把敌人艦队歼灭了，其余的事就可以不多費力而获得成功。由此看来，丁提督也罢，伊东中將也罢，都是忽視偵察勤務組織，都是在黑暗里徬徨，但是，丁提督的行动，还有稍微可以原諒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艦队，对于任何敌艦，沒有足以迴避的快速

力，然而伊东中將，却毫不感到这类艦种的缺乏。

福利滿特尔中將，关于兩提督所采取的战略作了以下的批評：

双方提督是否都已了解制海的重要了呢？看来好像都未必了解。为什么呢？因为战争初期，日本艦队主要用于护航。中国艦队虽然不懈地在直隶灣巡邏，但据说曾接受了『不可向山东角和鴨綠江一綫以东航行』的命令。兩艦队的行动都为配合陆軍作战所束縛，并且單純地为着次要的目的而活动。

日本軍隊偵知了丁提督受到上述命令的限制，以为在日本陆軍的立脚地还没有巩固以前，不必先冒險进行海战。其实这种战略在优势的敌人面前，是非常危险的。

日本海軍虽拥有許多快速巡洋艦，而在战争的初期，始終不力求与敌人接触，这就說明，它不知道获得制海权的重要性。日本海軍在鴨綠江口海战后，仍然不注意中国艦队的举动，讓它安閒自在地由旅順港回到威海衛。这一件事，就足以充分証明我們的論断是正确的。

在进攻旅順的日軍第二軍于貔子窩完成登陆后的两个星期，中国艦队才撤出旅順港。但伊东中將在这个时期中，却满足于护送陆軍輸送船的任务。

在这兩星期之中，尽管兩艦队的距离仅只70浬，伊东中將，实际上不仅沒有試行封鎖，就連威吓性的运动（即为掩护登陆的示威运动）也沒有做过。但封鎖旅順口是極容易而又極有益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那时中国艦队一点也不能应援旅順口炮台，如果旅順一旦陷落，那中国艦队必然落于日本海軍手里。

又8月10日，伊东中將为了要攻击威海衛，曾到該处